

特許 批發

請交換

中國法西特務往那里去

著者 羅公險 清撰黃 總編

中華新華書店出版

223/45

特務批判序

特務是一個討厭的名詞，意味着法西斯蒂，聯想到「蓋世太保」，這是法西斯獨裁鎮壓革命，屠殺人民的機構，和警察、憲兵、監獄同類，而且是聯系着的東西。特別在中國，這是國民黨法西斯來專門對付共產黨及鐵羅人民羣衆的反抗底組織，只要稍爲懂得國民黨特務的歷史或者「成績」的，都可了解到這點，它運十幾年來，不曾幹過一件好事。許多對政治上的反對黨的暗殺事件，都是國民黨特務幹的！許多罷工運動與學生運動的破壞與屠殺，都是國民黨特務幹的；許多獻身人民事業的志士的逮捕和失蹤，都是國民黨特務幹的；尤其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壓迫與殘殺，差不多已是國民黨特務的事業。這難道還不明顯嗎？國民黨特務是中國人民的敵人。

照理來講，一個國家應該有特務這樣一種組織，它是維護民族利益的，它是保障人民權利的，它是反對敵國和細奸的。但是國民黨特務却不是這樣的，它不是爲國家爲人民服務，而是爲一人一姓服務；它不是維護民族利益爲保障人民權利，而是勾結敵僞反對人民的。敵汪時代的國民黨特務做了些什麼事，與敵人和汪精衛中間的關係怎麼樣；日本投降以後，國民黨特務在所謂「收復區」又做了什麼事；這不是有目共睹的嗎？國民黨特務的價值，由於敵筭之死這件事實上，已可以證明，除了國民黨特務自己的貓哭老鼠之外，在舉國的輿論中，都只有幸樂而沒有悲悼，只有願意而沒有惋惜。爲什麼呢？這是值得國民黨對特務最好的反省的了。

不管國民黨特務今天怎麼樣煢赫一時，怎麼樣能够取得某一人的信任，大有一人之下，萬

人之上的樣子，**威笠**二字與開運河的麻叔謀一樣，可以作為嚇小孩子的咒語，但是最後怎樣呢？是萬人唾罵而無前途的。假如國民黨特務下了決心，不要垂芳百世，定當遺臭萬年，那也就沒有什麼好話可說了。我想舉一個史實，明末的魏忠賢及其把持的東廠、西廠專以刺探及殘殺為事，而明朝的天下，並沒有因為魏忠賢及其東西廠的特務工作而保持下來，相反的，弄得很壞，壞到亡國。魏忠賢當時是生祠滿天下，自為「九千歲」，把一朝的尙書侍郎的都收為乾兒門下，今天國民黨特務的氣焰和威勢，恐尙有不及。但我們今天把明史拿來翻翻看，魏忠賢的蓋棺論定的論是什麼論？東西廠的存在和意義，得到的是什麼評價？再說罷，德國的「蓋世太保」，意大利的「法西斯」，日本的「特務機關」，這些不都是更近代化的嗎？其鎮壓人民的方法與嚴密不比國民黨特務更有力量，更有組織嗎？但也挽救不了這些軸心國家在民主與正義面前的失敗。歷史是最無情的。一個國家的存在，一個政黨的存在，不盡符合於人民而望的政策，而黨特務吃飯，是不行的。一個人不對於國家社會，盡其人民的責任與義務，而僅效忠於一人一姓，靠吃特務飯過活，也是不行的。

本編僅是國民黨特務罪行的幾千萬分之零幾的記載，豹窺一斑，也可測全豹了。這不是偵探小說，更不是黑幕大觀的什麼，毫無噱頭與好玩之處，僅僅想說明一件事實，國民黨特務是反對人民，殘害人民，屠殺人民的；是擁護一個領袖的，（什麼一個黨，一個主義，都是陪襯的，）是保持法西斯獨裁的。特別是毒害青年的，試想把無數的有為青年都利誘威逼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特務系統中，去進行喪心病狂的反人民的活動，這對於中國民族是怎樣一種損失！

特務之何以應該取消，這難道還不明白嗎？假如中國還要成爲一個民主國家的話。

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九日達摩序。

「特務」批判

——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裏去？——

一、四大諾言與保證

——政治協商會議莊嚴宣告——

二、一連串新的事實

——法西斯特務活動變本加厲——

三、「特務」是什麼

——「廠衛」亡國的史實——

四、法西斯全體性特務

——德、日法西斯特務——

五、中國法西斯特務

——從反共到國特敵偽之合流——

六、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裏去

——澈底消滅反動法西斯特務——

七、「日本紳士」——特務間諜（附錄）

——「日本紳士」在美國——「日本紳士」在荷屬東印度——「日本紳士」在新加坡和香港——「日本紳士」在中國——「日本和德國」

目錄

- 【一】 「特務批判」序(達 摩).....
- 【二】 「特務」批判(黃耕清).....(一)
- 【三】 戴 笠 之 死(陳公恕).....(四五)
- 【四】 敵偽國特聞見記(羅 儀).....(六一)

一 四大諾言與保證

3902

三十五年一月十日，政治協商會議開幕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，在開幕詞中，莊嚴的宣佈了政府決定實施的事項：

- 一、保障人民之自由。
- 二、承認政黨合法地位。
- 三、實行普選。
- 四、釋放政治犯。

這就是所謂「四項諾言」，由於這四大諾言，提示了今後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開端。

在一月三十一日政協會的閉會詞中，蔣先生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地位，和他是中國國民黨黨魁（總裁）的資格，表示說：「現在我們政治協商會議，商訂了和平建國綱領，這一個綱領，是以保障民主自由為職志，以建立和平統一的法治國家為目的。」他特別着重「和平建國綱領」所規定的「人民權利」：「確保人民享有身體，思想，宗教，信仰，言論，出版，集會結社，居住，遷徙，通訊之自由。」說明政府對於所有現行若干戰時法令，於此原則有抵觸的，當然要修正廢止。他說：「今後自由的保障，全國無論任何地方，當然祇有合於本綱領的一類法令，不應再有歧異和特殊的辦法。今後各項政策的活動，以至對於政治的競爭，儘可依照國家統一法令所訂的平等權利和手續，公開組織，公開進行，決不隱

再有任其製造暴動，或在各地製造騷亂的行爲。」這是對於四大諾言的前兩項諾言，作了具體而切實的保證。

（三）關於政協會黨的各種問題，（當然包含以上所說基本的對於「人民權利」的決定與措施在內。）第一期：「我敢代表政府聲明，政府必然十分尊重，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。」第二期：「我以誠懇的同情，特別提醒大家注意，同時我個人，誓必忠守這個綱領，更必督責我們各級政府人員，恪切遵守。」第三期：「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，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責任，忠實的堅決的執行大會一切的決議。」這三對於保障民主自由，給了確實而有力的保證。

不但如此。——蔣先生並且還關心到：「人民不重法治，必使種種罪惡、借民主自由之名義而行。」（見閉會詞）。可算是善董心長，令人折服。

二 一連串新的事實

但是，天下的事實，往往不能如吾等與理想那樣的簡單。就在政協會議還在協商的時期中，還沒有完滿閉會的時候，以至到記者執筆的（三月下旬）時候止，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一連串的報導：

一月十九日，重慶：搗毀政治協商會陪都各界協進會會場滄白堂。

一月二十六日，重慶：搜索民主同盟代表，黃炎培住宅。

盤問張中府家。

中共代表團亦有類似事件發生。

搜索新華日報工作人員。

一月二十七日，重慶：政治協商會陪都各界協進會滄白堂會場又被搗亂；郭沫若等遭擲石包圍。

一月三十日，撫順：暗殺張華夫。

又，瀋陽：殺地方民主幹部八人。

二月十日，重慶：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成功大會，遭受搗亂。受傷者有郭沫若，李公樸，施復亮等

八十餘人，失蹤者多人，勞工遭憲兵逮捕者多人。

二月十二日，重慶：周恩來接恐嚇信一封，內附子彈一顆。

二月十四日，重慶：軍政部第二紡織廠指揮特務隊，開槍射傷工人七人。

二月十七日，中原軍區：在軍區政治部暗放毒藥，受毒者五百餘人。

二月二十日，北平：包圍軍事調處執行部辦公處、協和醫院。並搗亂辦公室。

二月廿二日，重慶：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，打傷職員四人，（內三人重傷）。

又，搗毀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，職員五人受傷。

二月廿四日，成都：強迫燕大學生反共反蘇遊行，並將該校校門搗毀。

二月廿六日，北平：特務在北平東安市場強迫收解放報，並以手槍威脅報販不得售賣。

二月廿八日，四川合川：合川中學為拒絕參加反共反蘇遊行，將該校全部搗毀，學生十餘人被嚴傷

二人重傷。

三月一日，西安：搗亂八路軍西安辦事處。

搗毀秦風、工商日報營業部。

三月二日，重慶：特務學生，毆打法政學院，並於該日下午舉行「學生大會」「公審」洪深敬

授及學生莊明三。

同日，東北：鐵東通化特務暴動，陰謀組織中日「聯合政府」。

三月三日，重慶：特務搗亂江蘇旅渝同鄉會，企圖阻止「陳官圖」演出。

三月四日，四川南充：以手槍脅迫各校參加反共反蘇遊行。

三月五日，重慶：開槍射傷中國毛織廠罷工工人卅餘人，重傷者十餘人；並捕去工人十餘名。

三月九日，哈爾濱：暗殺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軍長李兆麟。

這是什麼現象呢？政治協商會議的紀錄，墨迹未乾，國民政府主席的說話，言猶在耳；一切不應再有的現象，不但翻陳出新，變本加厲而來，而且一種種罪惡，借民主自由之名義而行。「蔣先生真是不幸而言中了。」

對於這一連串的事實，高樹勳將軍（對新華社記者）說：「最近所發生種種反動事件，乃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在政治協商會成功後，阻撓和平民主實現的陰謀。」高將軍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，「不忍國民黨被這些特務份子破壞，要提出堅決抗議。」這是一個冷靜而公正的揭露。

由於這一個的揭露，由於那些橫行霸道，無法無天罪惡的事實告訴我們，民主自由的新中國，雖已展現了，但是反動派國民黨內法西斯的特務，還在出其全力，無所不用其極的在陰謀破壞，時至今日，國民黨內反動法西斯特務機關與特務工作的存在，正是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阻礙。祇要這些國民黨的反動法西斯特務有一天存在，中國的人民，便還得多受苦一天。確保人民權利，還是不能實現。中國的法治，還是不能確立。中國的社會秩序，還是不能安甯。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，還是可望而不可及，還是不能得到。祇要這些國民黨內反動法西斯特務，還存在一天，就是民主自由的新中國，和人民的正義還要受着沾污；國家的體面，還蒙着可恥的羞辱。所以，時至今日，也正是澈底清算特務的時候了。反動法西斯特務自身，也正臨到了被人民澈底清算，并且要接受人民最後審判的時候了。

三 「特務」是什麼？

但是特務在那裏，誰是特務？特務是怎樣產生的？究竟什麼東西叫做「特務」呢？這決不是一句簡單的話，可以回答得了。

首先，我們從「特務」這個名詞來看，很明顯的，他的定義就在這個「特」字。因為「特別」，所以他的第一個含義，就是與「正常」相對立的。——正常的國家，有一定的法律，正常的社會，有一定的生活秩序，正常的人民，有一定的行為道德。因為正常的國家，以人民為主人，一切為人民，一切屬於人民。執政者為人民服役，執政者自身受人民出來的，官與民都服從共同一樣的法律，都遵守共同一樣的軌範，大家都走着共同一樣的道路，過着共同一樣的自由平等的生活，大家都享受一樣的權利，無人有「特」的必要，誰也「特」不起來。祇有「非常」，才是「特別」。所以在職業界三百六十行以外的「特」——特務，就以似官非官，似民非民，既君子而又小人，既小人而又君子的姿態出場來了。

說到特務的出生，倒是由來久矣。自從人類政治生活，有治人與治於人者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對立鬥爭以來，在治人者方面的寄生羣中，就出現了吃特務飯的一種「職業」了。這種職業的性質，有的充當耳報神，有的充當鑲客或劊子手，或者是兼而充之。在中外古今的專制政治中，特務的橫行霸道，可說是無國無之。

在中國，「漢有「詔獄」和「大誰何」，在唐有「懸景門」和「不良人」，在宋有「詔獄」和「軍

巡院」，在明有「錦衣衛」和「東西廠」，在（「民國」）袁世凱時代則「偵緝隊」。這是些幹什麼勾當的呢？請看：「在古式的政體之下，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環的一特殊集團的利益，比較被統治的人民，他的地位，不但孤立，而且永遠是在危險的邊緣，尊嚴的神聖的寶座之下，醞釀着待爆發的火山。爲了家族的權威和利益的持續，他們不得不想盡鎮壓的法子，公開的法律，刑章，公開的軍校法庭不够用，也不便用，他們還要造成恐怖空氣的特種組織，特種監獄，和特種偵探，來監視每一個可疑的人，可疑的官吏，他們用祕密的方法偵伺，搜查，逮捕，審訊，處刑。在軍隊中，在學校中，在政府機關中，在民間，在茶棧酒館，在集會場所，甚至在交通孔道，大街小巷，處處都有這類人在活動，執行這些任務的特種組織，歷代都有。」（吳鼎：「明代錦衣衛和東西廠」。）——這是說得很明白的，「廠衛」不必經過外廷法司的法律手續，可以直接「取詔行事」。「詔」是什麼？譯爲現代語，就是「面諭」和「手令」。他們的「行事」，有的時候，甚至連詔都是多餘的；因爲他們被賦予一種特別的權力，還可以「相機權宜處置」，還可以「先斬後報」。我們看明代正德皇帝時代的劉瑾，萬曆皇帝時代的魏忠賢，清代雍正帝時代的血滴子，乃至「包公案」，「施公案」中的人物，有的「太監」，有的「所謂倒桶」類，他們的「行事」，無不神乎其神。還有在外國，帝俄沙皇時代的尼古拉帝，法國路易十六「朕即國家」時代的警察，羅馬黑暗時代的巡察等，無不留下了鎮壓人民的血腥的罪孽。我們把特務的老祖宗請了出來，檢查一下他們行跡，我們便可以給特務的定義，下一個註解：特務者，特殊的任務也，特別的活動也。它是超越了一切法律，道德，倫理，人爲常態的範圍之外的行爲活動，而達成其一定的目的。這種特務行動的結果，是犯罪的，違法的，反道德的，非人情的結果。但是它可以不顧社會道德力量的拘束，它更可以逃避國家法律的裁判。即是說：「殺人有死」，這是極法；但是特務殺人，不但不死，而且有功有獎。——它功於誰呢？誰給它獎呢？這裏我們又可以給特務的作用，下第二個註解：特務者，宦官政治也，流氓政治也，間諜政治也，打手政治也。——它是獨裁專制的統治者

下，權貴，地主，官僚階級，爲了維持并鞏固其統治，爲了維持并強化其對於廣大人民的剝削與剝削，爲了天子爲貴，民賤之的封建壓迫和吮血以生的舊制度，它是殖民以退的魔手。它要玩法，它自身就是法律，它高興的時候耍玩一下「天子」，也未嘗不可，因爲特務們關係和帝皇最密切，權威也最重。如「明史·刑法志」所說：「邇者皇親貴倖有所奏陳，陛下據其一面之詞，即行差官齊駕轎拿人於數百里之外，驚駭黎庶之心，甚非新政美事。」所以，有的時候，當朝的領袖，被特務攪得烏烟瘴氣的時候，也不免頭昏腦漲的發一頓脾氣，說：「看，你們這些東西，祇會造假報告。」這就可以看到特務的通天的本領。——「廠與衛成爲皇帝私人的特種偵探機關，其系統是錦衣衛監察偵伺一切官民，東（西）廠偵察一切官民及錦衣衛，有時或加最高機關，偵探一切官民和廠衛，如劉謹的內行廠和馮保的內廠，皇帝則直接監督一切偵探機關。如此層層緝伺，層層作惡，人人自疑，人人自危，造成了恐怖政治。」（吳晗）

明代特務（廠衛）的淫威，可以舉一例子，當天啓時，有四個平民，半夜裏偷偷在密室喝酒談心，酒酣耳熱，有一人大罵魏忠賢（特務頭子），餘三人聽了不敢出聲。罵猶未了，便有番子突入，把四人都捉去，在魏忠賢面前，把發話這人剝了皮。老百姓偶然表示對於特務的憤怒，得到這樣的結果。然則特務是否真能爲皇帝「除害」呢？明史刑法志也說得很清楚：「偵伺之風熾，巨惡大惡，案如山積，而首從中下，縱不之問。或本無死理，而片紙付詔獄，爲禍尤烈。」又如「春明夢餘錄」的記載：「薊門孔道，假借邊廷，往來如織，……至於散在各衙門者，藉口密探，故露蹤跡，紀言紀事，怎底可操禍福，書吏畏其播弄風波，不得不釀金陰餌之，遂相沿爲例而莫可問。」特務威權日甚，特務二字成爲兇險的象徵，破胆的霹靂，遊民奸棍，假爲恐詐。還在現代的話來說，也就是：「咱們是做情報的。」

從古到今，我們可以看到特務的面貌，便是如此。「偶語棄市，腹誹者誅」，提到特務，談虎變色，白晝鬼行，魅魍魎，特務就是恐怖，特務政治就是恐怖政治，所以，人們怕提到「特務」的字眼，

伯與「特務」相交。幹特務的人，要上瞞父母，下瞞妻兒。兒子不願意有一個吃特務飯的父親，妻子因爲丈夫是特務而要離異。被鄙棄憎惡。幹特務的人，因爲他本身是特來特去，所以他永遠沒有屬於他自己的正常的生活，他和蛇鼠一樣的東鑽西竄，不敢見人，人們討厭見他。所以，特務如十殿閻羅，如恐怖幽靈。——這爲什麼？因爲自古以來，特務是在人民血中生長的，人們受到特務的茶毒，無有不記着特務的仇恨。特務：它是永遠和人們敵對着，永遠是和人民敵對的。

所以，特務，是一個罪惡的名稱。

四 法西斯全體性特務

有了暴君的存在，必然就出現倖臣團體。爲了保持暴君及其倖臣團體的權利地位，必然就有廢衛特務。暴君被擁戴在倖臣團體之上，倖臣團體又運轉着廢衛特務，其實他們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東西。倖臣團體和廢衛特務，是暴君專制這一根幹上的兩個枝，是暴君專制一個母胎的孿生子，他是命運相同的，在古代是這樣；在近代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，這種實質上一樣的暴君專制，在若干的國家內，仍然存在，不過名稱與形式改變了，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出場。

所謂法西斯主義，就是現代的暴君專制主義；皇帝的稱呼，改作爲「元首」與「領袖」，專制變作「全權」或「全能」；（有時也稱「全體主義」。）他們集合（「組織」）起一個秘密結社的「團體」，奉他們的「領袖」爲「神聖」，對內把人民全體奴役化，對外，對別的民族，則肆行殘酷的侵略，要把別的國家和民族奴隸化。他們叫喊着「民族至上」昂揚亞利安人種第一；大和國崇拜阿六神孫「唯我獨尊」的意識；而實行殘殺猶太；到阿比西尼亞的黑人國去「宣揚文化」；到中國去「建立大東亞新秩序」；到雲南、貴州去剿辦苗匪的「叛亂」。到新疆去「征服」哈薩克族。他們叫喊着「國家至上」，「領袖第一」，「一切歸於領袖，一切爲了領袖，一切服從領袖。」他們拚命的叫喊着「以領袖的意志爲意志」。「以領袖而生，爲領袖而死。」於是生於其心，寄於其政，這種法西斯的思想，就是反人民，反民主的思想。這種法西斯思想表現在行動上，第一就是反常識、反科學；因爲常識與科學，要經

對於重事實，法西斯則一切以滿足個人與小集團卑劣的政治利益為前提，否認一切客觀的事實，顛倒黑白，指鹿為馬。——我們說，你偷了別人的東西，他們說，我不過是「拿」了別人的東西。我們主張保障民權自由，他們則叫着「快幹、硬幹、實幹」，實行殺人的「自由」。第二是極端的主觀與獨斷，極端的偏激與唯吾。法西斯要求一切的人民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」；「順我者非則是之，逆我者是亦非之」。以狡賴和誣蔑、偽造、造謠生事為其慣技，以陰陷、詭害、暗殺為其看家本領。——「人權宣言」中確認「人類生來永久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」，這是天賦人權，有一切的人，應有的人格。但是法西斯卻說「因為你沒有財產，所以你没有人格。」（馮爾登：「狗道主義舉隅」。）因此，要有一切窮人，應該定「罪人」。

法西斯就是特務偵探。它在「民族主義」、「國家主義」的招牌之下，充當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尖兵。舉出個人的例子，如英國的勞倫斯少校從前之在阿刺伯的活動；如日本的土肥原大佐在中國東北的暴行；如德國的巴本大使之在土耳其的陰謀，無一不是以軍部密探的身份，做着間諜工作；他們在其所活動的地方，鑿造內奸，製造內亂，佈置事變，找尋藉口，發動戰爭。這些人，本身都有一種變態殘虐的瘋狂的心理，都有一種冒險的「慾望」，和「嗜殺」的非人性的性格。戰爭的火種，都是由這些「非常的人」點燃起來的。以這些人為標本，從個別的分子，擴大為少數份子的結合，於是他們「組織」了起來。形成了他們的「團體」，建立了他們的「黨」。同時他們提出「鐵血」主義的口號，提出了「人種論」，提出「國家社會主義」的綱領，來麻醉與哄騙他們的落後羣衆，特別是用最恐怖的手段和最卑劣的方法，誘引和脅迫羣衆，或者利用青年純潔的愛國情緒，或者利用工人農民不滿現狀的要求，乘機轉移目標，把青年學生與工農羣衆也一時的「網羅」了起來。一時的成就了他們的「業績」。莫梭里尼就是穿著黑衫，嚷着「要求自由」的口號而進軍羅馬的。希特勒也是叫着「第三帝國的權利與尊嚴」，放火燒了國會，日本的少壯軍人也就是肩出了「革新」的大旗，而「斷行」了「二、二六」。